

湘江观潮
湖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协办

湘潭黎氏家族
孕育“八骏”的深刻启示

熊龙英

家族文化，是社会最基本的价值单元，承载着传承文明、塑造品格的重要使命。在近代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中，湖湘大地以其独特的地域文化，孕育了众多杰出人物，其中，湘潭黎氏家族一门八杰——“黎氏八骏”的涌现，不仅成就了一段家族传奇，更成为了观察湖湘文化传承与创新发展的窗口，以及家族文化如何深刻影响个体成长与国家命运的绝佳范本。

湖湘文化以其经世致用、敢为人先、兼容并蓄、心系天下的精神特质著称。“黎氏八骏”——黎锦熙、黎锦晖、黎锦耀、黎锦纾、黎锦炯、黎锦明、黎锦光、黎锦扬，他们在语言学、音乐、矿业、教育、铁道桥梁工程、文学、流行音乐创作、海外文学等多个领域各领风骚，共同构成了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罕见的“现象级”文化家族群像。他们的集体成功，绝非偶然，其根源深植于湖湘文化的沃土与黎氏家族独特的家教家风之中。

黎氏家族的成功，在于对尊重传统、深刻认同与创造性传承。这一传统并未固化为僵硬的教条，而是在近代中国“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”中，被黎氏家族（如其父黎松庵）赋予了开放、进取的时代内涵。具体而言，黎家营造了一个旧学与新知共融、国学与西学并举的独特家庭环境：一方面，孩子们自幼接受严格的传统经典训练，打下了坚实的国学根基；另一方面，父亲黎松庵本人思想开明，为孩子们开设了算术、格致、乐歌、书法、绘画等新式课程，更大量购置《申报》《新民丛报》及西方科学译著，鼓励子弟放眼世界。

长兄黎锦熙便是这一精神的典范。他身为国学功底深厚的学者，却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前驱与白话文、拼音化的旗手。他所秉持的“终身文字改革，豁出去了；个人环境毁誉，满不在乎”的信念，远非个人的学术偏执，而是家族赋予的“敢为天下先”的务实作风在学术领域的极致体现。他所探索的“旧学新知与世界接轨”之路，正是黎氏家族面对社会剧变时，寻求文化融合与自我超越的精准缩影。

“黎氏八骏”所取得的辉煌成就，构成了一个极具张力的文化现象，其核心动力正源于黎氏家族文化中那种深植于湖湘血脉的“兼容并蓄”的开放心态，它使得黎氏兄弟在坚守文化主体性的同时，勇敢地接纳、吸收并传播着时代的新思想、新知识与新艺术。这种“兼容并蓄”的精神谱系，在黎氏兄弟身上得到了绚烂多姿的展示：黎锦熙，在深厚的旧学功底上，开创现代汉语语法体系，推动文字改革；黎锦晖，将中国民间曲调与西方流行爵士乐元素熔于一炉，创作出《毛毛雨》《桃花江》等作品，将“乡土中国”与“摩登世界”在音符上的成功嫁接；黎锦扬，作为较早旅美的华人作家，以英文小说《花鼓歌》等作品，在西方世界搭建起理解中华文化的桥梁，实现了跨文化的有效叙事；而黎锦炯投身于中国的铁道与桥梁建设，将西

方先进的工程技术应用于国家实业的“工程救国”；黎锦明以笔为枪，其小说创作融合现代主义手法与乡土关怀，是新文学探索的先锋；黎锦光则在上海滩的流光溢彩中，谱写出《夜来香》等时代曲，成为中西音乐交融的另一座高峰。

正是家族内部所形成的崇尚科学、民主、爱国、救国的共同价值导向，为这种多元的“兼容并蓄”注入了灵魂，激励着八兄弟在各异的专业领域内求索奋进，分别以“教育救国”“文艺救国”“实业救国”“科学救国”等不同方式，共同践行着家族与时代赋予的崇高使命。

“黎氏八骏”的传奇，是湖湘文化乃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近代结出的硕果。其家族文化的成功实践，为我们今天加强家庭教育家风建设，提供了跨越时空的深刻启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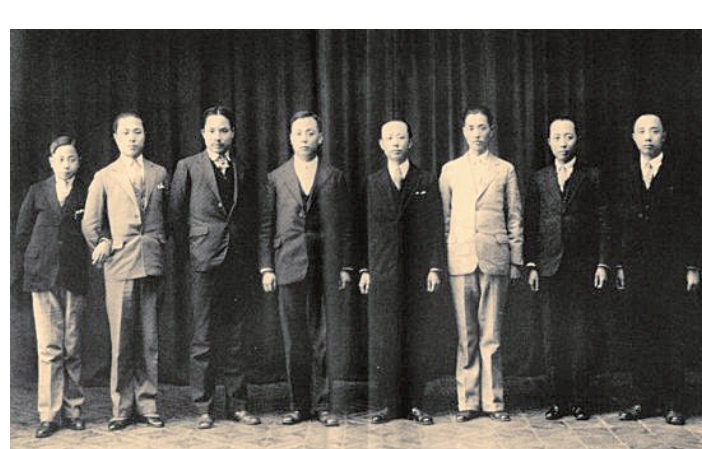
优良家风是人才培养的沃土，其核心在于价值观的塑造与人格的养成。黎氏家族的卓越，不仅在于为其子弟授了渊博的知识，更在于构建了一个能够熔铸独立人格、创新精神与家国情怀的文化场域。在这个场域中，父辈的言传身教，如黎松庵先生既重传统经典又讲新式学科的开放姿态，潜移默化地传递了“兼容并蓄”的思维方法；家族内部崇尚的“民主、科学、爱国、救国”的共同价值，为孩子们刻定了人生的坐标系。这使得黎氏兄弟无论成为语言学家、音乐家还是工程师，其内在驱动力均超越了单纯的个人名利，而是将个人才华自觉地融入国家与时代的迫切需求之中。这深刻提醒当代家庭，家教的首要任务不是知识的灌输，而是通过润物无声的家风，培育子女服务社会、贡献国家的志气与骨气。

优良家风是守正创新的源泉，其生命力在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。从湖湘文化的视域观照“湘潭黎氏”，我们看到了一种充满活力的文化传承模式。它绝非对传统的机械复制，而是一种积极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。黎氏家族深植于湖湘“经世致用”“敢为人先”的文化沃土，却并未故步自封，而是主动将旧学与新知、民族精髓与世界潮流相嫁接。黎锦熙改革文字、黎锦晖创新音乐、黎锦扬进行跨文化写作，无不是这种守正创新精神的生动体现。这表明，优秀的家族文化绝非僵化的教条，而是一座能够连接历史与未来、传统与现代的桥梁，它鼓励后代在坚守文化根脉的同时，勇于开辟新境，从而使家族文化与个体生命都能始终保持蓬勃的生机。

优良家风是社会风气的基石，其价值在于汇聚成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。每一个家庭的家风，共同构成了整个社会的价值缩影和精神面貌。深入挖掘和弘扬“黎氏八骏”这样的家族文化典范，能为涵养清朗社会风气提供历史养分，为培育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提供宝贵经验，为增强我们民族的文化自信与传承自觉提供坚实支撑。

（作者系湖南工程学院副教授，文学博士）

1942年，“黎氏八骏”的父老60岁寿辰，“黎氏八骏”在北京合影。从左至右依次为：黎锦扬、黎锦光、黎锦明、黎锦炯、黎锦纾、黎锦耀、黎锦晖、黎锦熙。



1942年，“黎氏八骏”的父老60岁寿辰，“黎氏八骏”在北京合影。从左至右依次为：黎锦扬、黎锦光、黎锦明、黎锦炯、黎锦纾、黎锦耀、黎锦晖、黎锦熙。



大哥涂发时家门前的池塘还在。

通讯员 摄

二

2022年，“宝贝回家”志愿者“糊涂哥”从奔波几年的“寒冬温暖”手中接过接力棒，心头一沉。

字越少，路越长。寻亲资料薄得只有几行字。线索如风中游丝，这几乎是个“不可能的任务”。

但“糊涂哥”不糊涂。他联系上湖南志愿者“鹏鹏”，“鹏鹏”是分析地缘线索的好手。两人一合计，把目光投向了湘江沿岸——望城与湘阴，成为“大海捞针”的起点。

接下来的3年，希望与失望反复捶打着这群志愿者。

“鹏鹏”的手机上，存满乡间小路的照片。她去过望城区肖家冲，满怀希望地敲开范家的门，得到的却是否定的摇头；她曾为白马街道“范荣”的DNA比对结果紧张地等待好几天，最终只等来一声叹息。

2023年5月，“糊涂哥”协助李春喜重新采血，并请浙江志愿者“快刀”再次排查。最新结果显示，李春喜除了与望城区范家有关，还与湘阴县樟树镇涂姓家族有关。

该镇友谊村涂姓人家曾有孩子走失。“鹏鹏”激动地联系，对方却不愿配合采血比对。

线索又断了。

2024年，湘阴志愿者“阿雅”在岭北镇寻到一位名叫“徐三爹”的老人，他家中确有幼子早年走失。重新采血、送检，结果依旧是冰冷的不匹配。

一次次燃起希望，一次次黯然熄灭。但志愿者们没有气馁。糊涂哥、鹏鹏、香香、大哥哥、阿雅、蒋智、吉祥、阿波、非凡、冬哥……一群原本素不相识的人，为了一位老人60多年的回家梦，在乡间的小路上一遍遍行走、叩门、打听。风里雨里，晨昏交替。他们的脚印，留在无数个可能有竹影山岗的村落，像一串串无声的呼唤。

寻亲之路，山重水复。2025年11月，“鹏鹏”再次将寻亲信息发到湖南志愿者的千人大群。“明明德”随手转至抖音。

湘阴网友涂武偶然刷到时，心头一震：

三

约定好三弟回家的日子，大嫂熊玉兰提前10天洒扫庭院，里里外外擦洗得发亮，窗户玻璃透明如镜，映出一家人漾开的笑容。

二哥哥涂德明立在家亲遗体前，反复念叨逝者的遗愿：“找到三弟，爹可以瞑目了。”

村子很小，小到一声叹息能从村头传到村尾。喜讯却像一颗投入池塘的石子，涟漪漾得比湘江的波浪还宽。十几户乡邻自发凑份子，三道红色拱门、26只气球、沿着500多米的村路次第绽开。烟花、鞭炮、锣鼓早已备好，整个亲爱村，都默默站在寒风里，等着为一个漂泊了数十载的名字——涂胜洪——加冕。

1月9日，李春喜带着一家九口，从邯郸启程，奔向故乡。长子李彦荣开车十几个小时，跨越1000多公里。“累，但心里滚烫。”提及相见，他眼眶已湿。

11日上午，车队进村。鞭炮炸响的瞬间，李宁被人群挡住视线，没看见父亲与伯伯相拥的刹那。

但她听见了一声哭嚎，穿透村庄。

三位白发老人紧紧相拥，抱成了一座摇摇欲坠的山丘。时间在这座山丘周围坍塌了。5岁到72岁之间的万水千山、生离死别、饥寒荣辱，都被那紧紧的拥抱压成了一片薄薄的、滚烫的纸。

哥哥们颤巍巍翻出老照片，指给三弟看：“这是老屋，这是咱们小时候……”李春喜一遍遍抚摸着照片，一遍遍擦拭眼角：“是，是这里，这就是我梦里的家……”

正午，涂家小院摆开12桌酒席，亲朋满座。乡音、米酒、辣椒的灼热，汇成一条温暖的河，将李春喜浸泡其中。邻居曾红国笑道：“全村的大喜事，比过年还高兴！”

人潮散去。涂家小院回归宁静。

李春喜终于回到了让他念兹在兹的“竹林”。父母坟地盖着枯黄的草。李春喜没有号哭，只是将额头抵在父母的坟前。一次，两次，三次。67年本该在此处磕下的头，他一次补上。泥土的气息混着草根的味道，直冲肺腑。这就是根了。这就是他无数次在

白发苍苍，找回儿时的竹影山岗

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周凤娇 易秋整

1月11日，湘阴县樟树镇亲爱村，冬阳正好。一场等待了67年的团圆悄然而至。上午10时，两辆河北牌照的小车缓缓驶入村道。鞭炮骤响，横幅高悬，“热烈欢迎走失67年的弟弟涂胜洪回家！”

标语中的“涂胜洪”，即小车里的“李春喜”。

身材瘦削、满头华发的古稀老人李春喜刚下车，便被震耳的欢呼包围。不远处，同样白发苍苍的老人涂发时、涂德明踉跄奔来。三双布满岁月沟壑的手紧紧相握，又紧紧相拥，泪水无声浸湿了他们的衣襟。这一刻，时光被温柔地折叠，离别被滚烫的亲情缝合。

“三儿……”涂发时唤出这个在心底喊了无数遍的名字。“哥……”李春喜的回应，带着浓重邯郸口音，却又奇异地契合着湘阴的语调。

堂屋里，父亲遗像静静地挂着。李春喜跪下，深深叩首：“爹，三儿回来了。”

大喜啊！涂家那个5岁走失的三儿，终于回到魂牵梦绕的故乡。



走散67年后，三弟（中）回家，与两位哥哥重逢。

通讯员 摄

一

1959年的那个日子，成为涂家人心头一道深深的伤痕。

少年涂胜洪，跟父亲从湘阴坐船去长沙，看望舅爷爷。

湘江水涨，码头喧嚣。“三儿，你在这儿等着。”父亲松开手，走向不远处的小卖部。这句话，竟成了父子之间最后的对白。

人潮涌动，孩子被挤得东倒西歪，哭声淹没在码头的嘈杂里。他被一位陌生人带到长沙市福利院。半个月后，河北邯郸一位李老汉收养了他，取名“李春喜”。从此，湘阴的竹影山岗，成了他梦里的画卷；一句“三儿”，成了他心底最柔软的念想。

北方的冬天很冷，但养父给了他最初的暖。他学着说邯郸话、吃面食，在干燥的风里长大。命运并未就此温柔。

在他14岁那年，养父病逝，春喜再度成为“孤儿”。

三年级辍学，与土地相伴。种麦子、掰玉米，一个南方孩子学会了北方农活。左手无名指在干活时受伤，无线医治，拖了一年，只能截去。

“疼，但心里更疼。”

23岁，他与当地女孩李文青结婚，陆续有了两子一女。日子虽清贫，却有温度。

儿女成家，生活渐好。可夜深时，记忆总悄然浮现。屋前摇曳的竹林、屋后可爬的小山、赤脚挖藕时凉软的淤泥、奶奶呼唤吃饭的声音、父亲那声“三儿”，名字里好像有个“红”（音）字……这些零碎记忆像一颗颗散落的珠子，在他心中叮当作响，串起大半生的寻找。

“父亲常说说着就掉泪。”女儿李宁说，“他想回家，却不知从何处找起。”

转机出现在2018年春节。央视《等着我》节目里别人的团圆，让李春喜老泪纵横。李宁默默记下联系方式，次日拨通电话，并因此结识“宝贝回家”寻子网，志愿者“寒冬温暖”接过了第一棒。

为了帮助父亲寻亲，2019年，李宁特地建了一个寻亲群，一家人都加入了寻亲队伍。李春喜的儿子李彦荣、李彦宁从事物流行业，认识的人遍布多省，他们在朋友圈定期发布寻亲信息，刚参加工作的孙子李笑东也说：“一定尽全力帮爷爷找家。”

漫漫归途，从此启程。“寒冬温暖”根据“乘船一小时到长沙”的线索，把目光聚焦在湘阴，一次次走访、排查，却一次次落空——不是范家，也非涂家……希望像风中的烛火，明明灭灭。



幼年的时候三兄弟与父母合照。

资料图